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背景是一處孤峰，那人就站在峰頂上，前後左右，都是蒼茫的雲此海，此外再無別……

看著，看著，他忽然發現了一些異事，那畫面不是靜止的，雲氣氣氛，在作著百景千態的變幻。

獵獵的天風，吹得那人的衣服不住地抖動，而那人的眼睛睜裡，也經常流露出一些無以形容的表情。

這不是一幅圖畫，根本就是一幕實景，金蒲孤忍不住用手扣了上去，觸手冰涼，仍是一面牆壁而已！

而且牆上的畫面也消失了，直等他的手離開後，那畫面才恢復原狀，而畫中人還對他作了一個懶惰的微笑。

這下子金蒲孤怔住了，他簡直無法猜測劉素客是用什麼方法畫成這幅圖的，不過他已決定不去想這個問題！

「劉素客的本意要我猜測他圖中的含意，我不能在別的地方多費心思，以免心靈與意志在不知不覺間受感！」

由於入門以來，他多次受到了種種迷魂心法的測試，使得他變為特別慎重，處處都要保留自己的神智清醒。

圖下留著一塊空白的地方，那是給他依

圖題字所用！

筆墨就在手頭，金蒲孤一時興起，握管儒墨，就在那空白地方題上了一句古詩，那是陳子昂登幽州台歌。

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來者，念天地之幽幽，獨愴然而淚下！」

全詩僅二十二個字，他在寫的時候，心中並未經過思索，也沒有經過猜測，自然而然地從圖中顯示的情景，想到了這首詩。

詩說之後，畫中人突然對他一笑道：「得君一言，感知已於生平！尚祈毋吝余墨，再作一品題，以說明公子對在下看法！」

金蒲孤大驚失色，畫中人嘴唇在動著，那聲音分明發自他的口中，可是當金蒲孤用手摸過去時，感覺上仍是一面粉牆，最奇怪的是他剛題上的一首詩畫，也寂然不見，原處依然是一片空白，而畫中人卻對他作了個邀請的手勢要他在空白處繼續題字！

金蒲孤心中一生氣，萌起了一種愚弄的屈辱之感，抓起筆來，在空白處題上了七個大字！

「自傲自大一狂徒。」

畫中人哈哈大笑，笑聲中對他作了一個長揖，接著笑聲與畫面俱隱，連他後來所寫的七個字也看不見了！

圈套

倪匡

我走進去，溫寶裕轉過頭，向我望來，解釋他的行為：「我在招她的魂，可是沒有結果。」

他的處境十分糟糕，居然還有相當程度的幽默感，當真不容易。

我伸手指向下面指了一指：「那些人呢？」

溫寶裕苦笑：「散了。」

我揚了揚眉，一時之間，不明白何以那麼混亂的場面，居然在我一個來回，就會煙消雲散，溫寶裕接著告訴我，那是鐵天音的安排。鐵天音抬出了溫寶裕是「陶氏集團藝術基金會主席」，可以動用的資金，數以億計。這一招，對身為小商人的陳先生，和作為小商人妻子的陳太太，十分有用，因為大商人是小商人永恆的偶像。像陳先生這種事業略有成功，甚至已超過了豐衣足食階段的小商人，最終目的，是想使自己成為大商人。

所以，他們在知道帶走了他女兒的少年人，竟能有這樣的身份之後，心中所想的，立刻變成在生意上，可以和陶氏集團有什麼樣的來往，夫妻兩人，都面色通紅，但至多祇有三分是為擔心女兒，倒有七成，是為了可以攀附豪門而引發的亢奮。

而且，溫寶裕的身份，也保證了他不會加害小女兒。溫媽媽那時，自然神氣活現，每一句話之前，都加上一句，我們家小寶，不在話下，後來，說到興奮處，甚至拍胸口宣佈：「你們家安安，要是舊病復發，就嫁給我們家小寶好了。」

此言一出，陳氏夫婦更是大喜，陳太太拉住了溫媽媽的手，無限親熱。黃堂看到了這種情形，自然下令收隊，兩家親戚，也喜氣洋洋，好像溫寶裕和陳安安已在拜堂成親了一般。

在那間房間中，當溫寶裕說到這裡的時候，我忍不住竊笑——他通過閉路電視，下面大堂發生的事，他都立刻知道，據他說，他一聽到他的令堂大人，向陳氏夫婦作了這樣的保證，驚駭得足有三分鐘，連心臟都不敢跳動。

我一笑，一面看著哭喪臉的溫寶裕，又看了看木頭一樣的陳安安，仍覺得好笑，調侃他道：「好啊，妻子是植物人，保證不會意見不合。」

溫寶裕雙手抱住了頭，悶聲叫：「上天保佑你們夫妻天天吵架。」

溫寶裕自然不是有心詛咒，而且，就算是有心，也不會變真的。

可是他的話，卻真的觸動了我的心境——我感到我和白素的意見不合，幾乎已無可避免地會演變成一場劇烈的爭吵了。

而那使我感到戰慄，因為我知道，我和白素不爭吵則已，一旦發生了爭吵，那就會無可收拾，所以，可以讓爭吵不發生，我願盡一切努力。

那時，我默不作聲，當然，也笑不出來，神情也陰森得很，溫寶裕不知我的心事，他感到奇怪。（七十九）



凌靚兒習慣性的坐在靠窗的椅子上，晶玉靜靜地躺在錦盒裡散發光芒，陪她做著未完成的紅紅，一起等人。

霍非凡晚上沒回房用膳，不知是否為了下午的事還在生氣？凌靚兒一個人吃飯，心中卻怪異的升起平時不會有的孤單感。她草草的吃了點飯便不吃了，讓丫環將飯菜撤下。雖然凌靚兒心中還弄不清楚自己對霍非凡到底是何樣的感覺，可是她還是想見他，見到他，她才會明白他如今的心情怎麼樣了，總好過自己一個人盲目亂猜。

夜風起，好冷！凌靚兒起了一陣輕顫，祇好關上窗。沒有月光的照耀，晶玉又轉回原來的清澈，真是很特別的東西，她愈看愈是喜歡，也很想早點讓霍非凡看看她已將晶玉串成項鍊了，他應該會很高興的！

祇是，今夜他特別晚回來，以往他總在用了晚膳後不久便回房了，近幾日他更是天天都回來陪她用晚膳，但是現在夜深了，霍非凡卻還沒回房。她是等不及想在他面前展現自己組合的晶玉項鍊，卻偏偏左等右等，就是等不到他回來。

凌靚兒再打起精神做手上的活，打發等人的枯燥。

時間一刻刻過去，凌靚兒的眼皮也重了起來，忍不住邊動針邊打起了瞌睡。

「哎呀！」針扎到手指上，痛醒了凌靚兒，她忙放下針線將手指含在嘴裡，也起身開窗看看是什麼時辰了。

月過中天，已經是深夜了，為什麼霍非凡還沒回房？這時凌靚兒豁然領悟，霍非凡今晚不會回來了！除了她之外，霍非凡還有八個妻妾啊，她怎麼忘了這點？他又不是一定要回如玉樓，祇是自她嫁入非凡莊後，他還不曾沒回房過，讓她一時沒想到他也可以選擇在別處過夜。

瞭解事實的凌靚兒咬咬唇默默起身，

這時歌不取走過來道：

「小子！你拿了一枝筆，在牆上畫了半天，又不見一個字跡，發的是什麼瘋？」

金蒲孤詫然道：「你沒看見？也沒聽見？」

歌不取搖頭道：「看見什麼？聽見什麼？」

金蒲孤怔了片刻才道：「算了！老歌！我現在承認劉素客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才，讓我們看看他還有些什麼花樣吧！」

說著拖了歌不取走向另一面粉牆而去。歌不取對著那空白的牆壁發著余道：「什麼都沒有，你叫我畫啥？」

金蒲孤擺擺手道：「你別急！靜心澄慮，必能有所見，你一吵連我也看不成了！」

歌不取不樂地哼了一聲，卻把雙目盯在牆上，倒是沒有開口，過了一會，他突然叫起來道：「我看見了！」

金蒲孤倒是一呆，因為他什麼都沒看見，連忙問道：「你看見什麼了？」

歌不取高興地道：「一幅圖畫！」

金蒲孤怔了一才道：「那一定是專門為你畫的，也是專為你所設的畫謎，劉素客在這四邊牆上所留的畫面很奇怪，一定要合乎他的心意才能有所見，譬若剛才的那一幅，你就一無所見……」

歌不取高興地道：「這幅圖祇有我看得見，可見我總有一點地方比你高明吧！」

金蒲孤微微笑了一下道：「老歌！我們是在對劉素客鬥智，你別弄錯了對象，跟我來比高低！」（六十一）

非凡莊主

和衣上床睡覺。被窩的冰冷讓她縮起了身子，心頭似被大石頭壓住般，悶得她喘不過氣來，而身子裡

的血液也像要結凍了，好冷！她整個人都感到難受。

凌靚兒眼淚不爭氣的落下，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哭，但就是止不住淚水。被遺棄的感覺像螞蟻啃食著她的心，好痛！

她曾經希望霍非凡能愈快對她沒興趣愈好，自己便可以不必看他的臉色了。可是一旦成為事實，滋味卻是那般不好受！

凌靚兒邊想邊掉淚，而被子裡少了他的體溫，冷得讓她直打哆嗦。她努力地想讓自己睡著，睡著後她就不冷了，而且心也不會這麼難過了。祇是她輾轉反側，卻怎麼都睡不著，還覺得被裡反倒更冷了。

心情好亂，翻來覆去，依然難成眠。

最後，凌靚兒幻想自己偎在霍非凡懷中的情景，伴著他的氣息和溫暖，才讓她安下心睡著。隔天早晨，凌靚兒在呼吸困難裡醒過來。

她難過地張開眼，視線被棉被擋住了，她才發覺被子蒙住了她的頭臉，莫怪她覺得呼吸不順、胸口好悶。

「衣笠先生，您為什麼要這麼做？如果您不中意大道寺先生的人選，為什麼不直接告訴他呢？」

「我當然告訴過他，可是大道寺卻不肯接受我的意見。如果大道寺非要堅持的話，我自然也沒有可能說服他；畢竟從法律上來說，大道寺是智子合法的父親，而且戰後他也幫了我不少忙，所以我實在不便勉強他。」

衣笠智仁黯然神傷地說：「可是，像大道寺這麼聰明的男人，為什麼會選擇那些人呢？我已詳細調查過他們了，那三個人全是一些泛泛之輩。雖然他們的家世背景都還不錯，但這幾個人的自身條件祇能算是中等，如此聰明的大道寺，為什麼會挑出這樣的人選呢？」

衣笠智仁臉上露出淡淡的怒容，連聲音都有些顫抖。

「原來如此，那麼，那位叫多門連太郎的青年……」

金田一耕助的話似乎並沒有傳達衣笠智仁的耳朵裡，祇見他仍舊語氣激動地說道：

「金田一先生，你聽我說，我已經是個無依無靠的老人了，對我而言，智子是我惟一的心肝寶貝。」

「智子的家庭教師神尾秀子總會在每年智子生日的時候，把智子的照片寄給大道寺，而大道寺也都會把那些照片轉交給我，帶我看見一年一年長大的智子越來越像智詮，對智子的愛也越來越深。」

「可是就因為我的身份特殊，所以才一直不敢和她相認，因為我不願意成為人們茶餘飯後談論的對象。」

「幸好大道寺願意把智子接來東京，至少讓她離我比較近一些，而我也隨時可見她健康活潑的樣子，這對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來說，已經是很大的安慰了。」

衣笠智仁眼中噙著淚水，金田一耕助一想到這位曾經意氣風發的皇室貴族如今孤寂的境遇，也不免感到有些悵然，心酸。

衣笠智仁繼續說下去。

「智子是我最愛疼的孫女，所以對於她未來夫婿的人選，我實在無法保持沉默。我很痛苦，也很煩惱，如果我就這麼放任不管的話，智子勢必會從那三個人當中挑選一位作為將來結婚的對象。」

「因此我才決定瞞著大道寺，另外找一個候補人選。如果智子最後選擇這一人的話，相信大道寺也無話可說。而我中意的人選是多門連太郎。」

「多門連太郎」這個名字似乎帶給農笠智仁溫馨的感覺，祇見他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笑容。

「你是不是很想知道多門連太郎究竟是何方神聖？老實說，他的爺爺曾經是我的家臣，他原性日比野，但後來繼承母姓，所以改姓多門。多門連太郎的爺爺曾經擔任外國公使，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，也因為這層關係，連太郎自幼便經常在我家出入。」

「我看著他長大，深深覺得他有大將之風，雖然連太郎的父親年紀輕就去世了，還來不及在世間揚名立業，不過我想連太郎將來長大之後應該也會像他爺爺一樣，成為一位頂天立地的男子漢。」（一〇七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秀林道：「宣家兒郎初見你女面貌，便留心求婚，安知你女兒見了宣家兒郎，回房不吟風弄月麼？」

柯爺大惱道：「寶珠若再吟詩，被我察出，一定將他處死！」秀林道：「處死女兒，於心太忍！不如乘他不及防備，回房中一搜，搜出來一火焚之，再發作幾句，他下次就不敢了。」

柯爺連連點頭，氣忿忿站起，趕到寶珠房中，翻箱倒櫃，四處一搜，也搜出好些詩稿。一看，總無關緊要，取火焚於房外。臨行帶說帶帶，發作寶珠一場而去。祇氣得寶珠大哭不已。明知中了秀林暗箭，唯有恨恨連聲，不敢明言。還虧如鉤如媚兩個心腹丫環勸住小姐悲聲。

過了幾日，也是合當有事，柯爺固在本衙門有公事，未曾回府。那時正是三月天氣，春光明媚，花柳成行，一派春景，正易引人動興。秀林因柯爺未曾回來，獨坐房中，甚是悶人。後堂夫人、小姐俱說不來，又不能開話解悶。忽想起家內花園還有一派花香鳥語，春色可人，東樓萬花台上，遠看郊外野景，更是活潑。迂老從不許我上去，怕被外人瞧見。今趁他不在家中，帶了心腹丫環小翠到花園去解悶。想定主意，重施香粉，再點胭脂，收拾一會兒，打扮精工，手拿一柄牙骨扇，喚了小翠跟隨婀娜，直奔花園而來。到了花園門口，但見：桃紅柳綠，陣陣幽香；燕剪鶯梭，聲聲巧語。太湖石旁，狸奴規鳳子；倚虹橋畔，綠水戲鴛鴦。梧桐架弄巧鸚哥，芍藥欄開屏孔雀。玻璃廳明窗淨幾，迎暉閣畫棟雕樑。五老松高千竿竹，萬花台倚百尺樓。又是暖日遲遲，和風習習。說不盡園中春景，令人愛慕。

秀林帶了丫環，一路走進花園，也無心在別處遊玩，直奔東樓。慢慢上去，走至萬花台上，命小翠移了一張石花鼓到台上坐下，望見牆外就是一池御河，兩岸楊柳垂陰，河內遊船如蟻，往來不絕，且笙歌盈耳，真一大觀。秀林在台上望著下面景致十分明白，心中暢快。暗想：「這等好處，不讓我來散散心，可恨迂老不近人情。」

也罷，等他不回家，瞞著迂老，時刻上來玩玩，有何不可！想得心花都開。那知，外面遊船上子弟都借遊玩為名，來看堂客的。凡走到岸邊過者，看著台上也十分清楚。今見那台上坐著一位絕色佳人，打扮又甚是艷麗，無不嘖嘖稱羨也。有知道是官宦人家眷屬，不敢過於呆看，怕惹出禍來。祇不過船過一看，回去眼思夢想而已。

其時，朝中有一位當道奸相，姓蔣，名文富，官拜武英殿大學士。（十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化解 經濟 婚姻 健康 危機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 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請上網：slcj.us
 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